

四庫全書表文箋釋

三



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卷三

茂名林鶴年纂

吳興劉承幹校

至於銅籤報夜

紫殿

勤披

陳書世祖紀曰每雞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勅

送者必投銅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
眠亦令驚覺也又高啟明皇秉燭夜游圖詩曰知
更宮女報銅籤歌舞休催夜將半三輔黃圖曰帝
又起紫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恭讀御
製詩四集卷十七彙輯四庫全書聯句有綿儿還
親乙夜勘之句

玉案開緘

丹毫

親詠

後漢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
青玉案又陸翹鄴中記曰石虎以宮人爲女官門
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李白詩曰況有錦字書開
緘使人嗟譚用之送丁道士詩曰驗符何處呪丹
毫○按此聯言呈覽之書皆有 御製詩章題詠
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四夏日養心殿齋居有
萬幾云暇忙猶在點勘新增四庫書之句又卷十
七彙輯四庫全書聯句臣莊存與詩注曰永樂大

典內所纂出之書及諸臣所進遺篇有關世教者
皆蒙 親灑宸翰題詩簡端

五家易說歧途附闡其傳燈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
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孔穎達文曰歧途詭
說宋藝文志載唐僧道原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按五家皆宋儒而言古易者呂微仲名大防錄周
易古經十二卷晁以道名說之并爲八篇號古周
易睢陽王氏名洙作古易十二卷東萊呂氏名祖

謙定古周易十二卷周燔又次古經附見吳仁傑
書篇末此指宋人易傳燈四卷其書舊署徐總幹
撰而不著名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五題曰
徐氏隱名故以何標題想亦自知過本來畫卦由
古聖胡乃傳燈擬梵陀學述東萊道未見習沿永
叔語傷訛明云後學多差誤可識其人差已多注
曰取釋氏傳燈語爲經解標題謬戾甚矣其言君
子小人吉凶陰陽之義頗有闡發而所論河圖數
象牽附九宮則又乖於正道自此至奇字各通其
假借一段言經部之書經 純廟題詠者

四氏書箋餘緒兼詳乎括地

困學紀聞引朱文公曰蘇氏傷於繁
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閒儘有好處蘇氏
謂蘇軾東坡書傳林氏謂林之奇尙書全解王氏
謂王安石尙書義呂氏謂呂祖謙書說莊子讓王
篇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
治天下尙書刑德攷曰禹長於地理得括地象圖
堯以爲司空○按此指宋傅寅禹貢說斷四卷恭
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九題六韻第二三聯有五

服九州辨貢賦三江四海析涯垠積年累月而窮究繼晷焚膏亦苦辛之句注曰其於五服九州三江四海辨論甚精呂祖謙唐仲友皆亟稱之其書實可傳布也提要云仲友稱其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是編其所著禹貢圖說也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數百言

前車後鑒陳風雅於經筵

韓嬰韓詩外傳曰前車覆後車戒晉書庾峻傳曰峻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邵

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座莫能屈之宋
史哲宗紀帝諭侍臣曰凡學之道戒在中止故視
事畢不俟進食卽御經筵○按此指宋袁燮絜齋
毛詩經筵講義四卷之借詩獻納者恭讀 御製
詩四集卷三十一題曰講義要當重切磋絜齋不
事頌詞阿解經依注無爲異取古誠今有足多雅
頌諸篇惜已失風南數首出重羅黍離故國三致
意其奈孱王弗聽何提要云其議論和平頗得風
人本旨於振興恢復之事尤再三致意皆深有合
於獻納之義

斜上旁行寓春秋於世本

桓譚新論曰太史三代系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
漢書藝文志載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古史官
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顏氏家訓曰世
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按此
指宋程公說春秋分紀九十卷恭讀 御製詩四
集卷二十六題曰分紀原通記尊王義寓中年經
國爲緯外抑內斯崇統萬乃惟一會殊則以同稀
珍傳宋槩遺暇可研窮注曰以史記法取左傳事

釐爲年表世譜名譜又爲麻書天文五行諸書分紀周天王內魯外諸侯以及次國小國四夷之事條分縷晰事因左氏義本聖經皆首紀天王以見天下之一乎周分紀諸國以見列國之所以異

廬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

宋蕭楚字子荆廬陵人著春秋辨疑穀梁注曰下犯上謂之僭○按此卽指春秋辨疑四卷恭讀御製詩四集卷十四題曰直遷權臣退自怡著書胡趙奉爲師宗經頗是明卓見異注不從遷就詞

非史信哉超眾論亡詩作也辨羣疑一王天下無
他義三變周公豈逆知可惜代湮多散逸允宜重
錄表扶持瞠乎徒仰獲麟筆無暇方慚下董帷提
要云楚游太學貢禮部不第時蔡京專國楚憤嫉
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退而著書明
春秋之學大旨主於以統制歸天王而戒威福之
下移雖多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大實有尼
山筆削之義

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

宋史孫覺傳曰覺字莘老高郵人早從胡瑗游傳其春秋之學著春秋經解○按此卽指春秋經解十三卷恭讀御製詩四集卷十七題曰注疏春秋充棟夥高郵作解費研磨學從安定居名第書出臨川罷制科鑿傳鄙他相佩劍翼經嘉此不操戈諸公列國事悉具抑伯尊王義不訛發奧依然準平正折衷要是弗偏頗邵張珍弃今歸紀汲古深心有足多注曰周麟之跋云初荆公欲釋春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懸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

學官不用於貢舉者積有年其說雖未必盡然而
是書爲當時所重亦可見矣

王元杰名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儕

元王元杰字子英著春秋讞義九卷禮文王世子
曰獄成有司讞於公漢書景帝紀顏注曰讞平議
也宋李方子朱子年譜曰朱子刪草堂於建陽蘆
峰之雲谷榜曰晦菴自稱雲谷老人左昭七年傳
曰僚臣僕僕臣臺儕與臺同宋高宗翰墨志曰羊
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而世言米芾喜效其

體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喜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
欣公豈俗所謂重儕者耶○按此斥王書襲葉夢
得之謬而泥守朱子之說者恭讀 御製詩四集
卷四十五題曰聽訟吾猶人無訟以爲本春秋經
世書道德齊禮謹尊王而賤伯賴是以示準人心
與天理借斯以不泯讞有評獄義獄是刑之引春
秋豈其然求精失之遠夢得已一誤元杰重儕允
後賢議前賢辯駁恣口吻類此各標長充棟奚能
盡注曰宋葉夢得嘗作春秋讞不揆經世之意而
專以評獄解經已失春秋本旨至元王元杰復撰

讞義蓋未見夢得原本而名與相複其書編輯程
朱緒言復刪掇胡安國傳分綴經文之下而於三
家末別標已意曰讞其於朱子一無異詞蓋墨守
前說一字不敢芟削實難免重儼之謂云

洪咨夔跡類探囊竊玉川之餘瀋

宋洪咨夔字舜俞著春秋說三十卷莊子胠篋篇
曰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
縢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左昭三年傳曰無
備而官辨者猶拾瀋也唐書盧仝傳曰全自號玉

川子○按此指洪氏春秋說之採於盧全者恭讀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二書洪咨夔春秋說論隱

公作僞事曰洪咨夔春秋說之論隱公直以爲作
僞曰拙吹求實已甚焉其言蓋出於盧仝春秋摘
微之緒論夫全去三傳幾千百年而咨夔又去全
幾四百年拾人唾餘而以爲自出己見此何能欺
千載之公論乎謂之爲責賢者備猶屬左袒耳注
曰盧仝摘微曰隱越次而立久不歸位云云是書
久佚惟宋杜誇春秋會義采其說今於永樂大典
散篇內裒輯得之

四箴誤註甯知顏莊之心

二程子有視聽言動四箴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按此指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十八卷內解四勿一條恭讀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五題顧憲成解論語四勿曰克己爲仁請問曰告之四勿訓猶親如何解作莊嚴法足識斯人學不醜注曰莊嚴二字出梵經憲成乃以爲爲顏子莊嚴四體是何言耶更云顏子一身如水晶宮瑩徹玲瓏不復可以形色求則全拾

禪僧涕唾以註聖人之語矣夫不可形色求佛之所謂空空亦空耳聖門之學正教人以身體力行求之形色非禮四勿卽克己爲仁之註豈有二哉

二佛同稱轉隘尼山之量

天中記引唐釋法琳破邪論曰佛遣三弟子震旦國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孔子家語曰微在私禱尼丘山以祈焉○按此指國朝焦袁熹此木軒四書說九卷恭讀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六題曰雲閒

續學眾傳諸經說方成又說書一刹不容有二佛此言果可說書歟注曰閱及孟子以予觀於孔子章謂孔子不特春秋之世不容有二從是以後更數千載六經四子書苟未澌滅亦不得生如孔子其人猶一刹不容有二佛也意在推崇孔子而擬不於倫尊之固如是乎且以釋氏語闡入儒書尤乖說書之體昔昌黎謂苟揚大醕而小疵余謂袁熹此書乃小醕而大疵耳

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

宋楊甲字鼎卿著六經圖六卷毛邦翰補之尙書
益稷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曰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繪○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載邦翰所
補之本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合三百有九圖恭
讀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五題曰太古圖先書後
出考書或不考圖非陳刊苗敘誠探要物列文彰
允造微典備六千年燭照冊貽五百載芸辭玩時
惕日懷儆戒惕夕乾朝守範圍傳授都因著姓氏
次詮還以正依違六經敢曰能窺道一已惟應勵
敕幾敬奉 禅宗陳俎豆恪遵 家法置冠衣帝

王學與儒生異罪我由他知我稀注曰六經圖宋紹興中布衣楊甲所撰乾道初知撫州陳森屬教授毛邦翰等編類補刻之

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

隋書經籍志曰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氏所作因學紀聞曰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攷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厄歷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

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
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
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史記莊子列傳曰
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
王同時鄭樵通志藝文略曰識緯之學起於前漢
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識興遂盛行於世○按
此指乾坤鑿度二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三
題曰乾坤兩鑿度撰不知誰氏矯稱黃帝言蒼頡
爲修飾以余觀作者蓋後於莊子南華第七篇率
已揭其旨倏忽鑿七竅竅通混沌死乾坤卽倏忽

渾沌實太始乾坤旣鑿開太始斯淪矣言易祖系
詞頗覺近乎理靈圖測陰陽乃或述識緯有純亦
有疵稽古堪資耳黃震著日鈔所論正非鄙欽若
斯足徵撫卷勵顧諟提要云隋唐志崇文總目皆
未著錄至宋元祐始出紹興續書目有蒼頡注鑿
度二卷程龍謂隋焚識緯無復全書今行於世惟
乾坤二鑿度者是也

五音分配篆文互備其形聲

宋李燉著說文五音韻譜改依陸法言二百六韻

編次較說文本書部首易曉許氏說文解字敘曰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又曰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
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
轉注六曰假借○按此指南唐徐鍇說文篆韻譜
五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三題曰徐鍇說
文兄鉉敘依然朱氏曝書藏制文遵古見誠卓作
隸趨今辨以詳許慎特嘉研六篆賈鯀何事變三
倉成編割裂異大典因字區分述舊章惟是微傳
資訓詁信堪小學示津梁卽看繡谷勤收弄意在
尊聞實所臧注曰此書以韻相次音訓簡明便於

檢閱實爲小學津梁非若永樂大典之依韻采輯
將各書割裂散見者可比

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

二史謂史記漢書說文解字敘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又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按史記多用古文通假字南史言班固眞本漢書亦古文字史記正義言史漢緣古少字通共用之此指宋婁機班馬字類五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六題曰采摭欣傳構李婁居然影宋

似雕鏤苟袁原未範圍出班馬借因奧窓求喜此
朝弦而暮誦嘉伊遠紹更旁搜披翻快處緣惡旨
笑異東坡大白浮提要云其書采史記漢書所載
古字僻字以四聲部分編次而考證訓詁辨別聲
音於假借通用諸字臚列頗詳實有裨於小學

古香醃鶴細辨班書

陸游詩曰圖書發古香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蘋
苾茀注醃鶴掩蘋音義同說文曰香氣奄藹也○
按此指宋槩前漢書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

六題曰冠冕琳瑯天祿收因刊書目閱從頭吳藏
本自趙魏國楚得重歸王弇州久入上方不知故
茲編四庫識其由舊杯新斝多佳玉郤笑無能大
白浮注曰內府舊藏宋槧前漢書爲天祿琳瑯之
冠茲因校勘全書總目復閱及之更覺其精妙罕
匹其書初爲趙孟頫所藏入明則歸之王世貞再
歸錢謙益趙與王皆於卷前自畫其像向雖題識
簡端亦未及此次之經意也又跋曰王錢皆精於
賞鑑而愛惜珍貴至比之寶玉大弓良非虛語每
一繙閱楮墨猶香古今至寶真有神物護持耶自

此至更勝曹倉之富一段言史部之書經 純廟
題詠者

碎腋穿連重刊薛史

慎子曰狐白之裘非一腋之皮也魏書崔延伯傳
曰揉竹爲絇貫連相屬○按此指薛居正舊五代
史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三十三題曰上承唐室
下開宋五代興衰紀欲詳舊史原監薛居正新書
重撰吉歐陽泰和獨用滋浸佚永樂分收究未彰
四庫搜羅今制創羣儒排纂故編償殘繙斷簡研

磨細合璧連珠體裁良遂使已湮得再顯果然紹
遠借搜旁兩存例可援劉昫專注事曾傳馬光敘
以行之詩代敘惕懷殷鑒念尤長注曰宋開寶中
詔盧多遜等同修五代史薛居正監修書成凡百
五十卷其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藏於家修沒後
官爲刊印與薛史並行當時以薛史爲舊史歐史
爲新史至金章宗時詔專用歐史於是薛史遂微
元明以來傳本就湮因校四庫全書詞臣等於永
樂大典各韻所引薛史甄錄條繫得十之八九復
取冊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鑑考異五代會要契丹

志北夢瑣言等書以補其缺並參攷新舊唐書東都事略等書及宋人說部文集以資辨正卷帙悉符原書而考證加詳館臣請仿劉昫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從之

清流肇燭示鑒戒於東林

唐書裴樞傳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漢書諸侯王表曰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鑒戒焉明史顧憲成傳曰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當時目爲東林邪黨魏忠賢痛

恨東林擊殺殆盡又立碑如元祐故事○按此指
國朝陳鼎東林列傳二十四卷恭讀 御製文
二集卷十八題曰東林諸人始未嘗不以正其後
聲勢趨附互相標榜糅雜混淆小人得而乘之以
起黨獄是開門揖盜者本東林之自取迄明亡而
後已何取乎帝后殉節爲有光哉陳鼎此邪說不
惟爲明君良臣之罪人亦實爲正人君子之罪人
蜀洛之門戶朱陸之冰炭已啟相攻之漸蓋有講
學必有標榜有標榜必有門戶尾大不掉必致國
破家亡漢宋明其殷鑒也又 御製詩於題顧憲

成涇皋藏稿示炯戒焉涇皋藏稿提要云春秋責備賢者推原禍本不能不遺恨於清流憲成其始事者也

正統明尊存綱常於西蜀

魏志文帝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元史許衡傳衡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宋劉羲仲通鑑問疑載其父恕與司馬光同修通鑑時恕嘗以蜀比東晉擬紹正統與光力爭不從○按此指元郝經續後

漢書九十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一題五

絕第二首曰陳壽甯稱史筆人續之尊漢見誠淳
獨嫌董卓仍列傳卽未叛臣亦亂臣注曰陳壽三
國志帝魏寇蜀論者非之然司馬光作通鑑尙不
能訂正其誤至朱子作綱目始爲改定經所著續
後漢書獨以蜀漢紹炎劉正統其識特正蓋已見
朱子書也提要云經以中統元年使宋爲賈似道
所拘留時而作正陳壽帝魏之謬卽三國舊文重
爲改編升昭烈爲本紀黜吳魏爲列傳再按帝蜀
之說始於習鑿齒漢晉春秋厥後劉知幾史通劉

義仲通鑑問疑皆持此論

派沿涑水袁朱之新例兼存

宋司馬光字君實涑水人號涑水先生著資治通鑑袁謂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朱謂朱子資治通鑑綱目○按此指袁氏朱氏二書袁書沿通鑑舊文而自出新意朱書沿通鑑目錄通鑑舉要又別爲義例其流派雖有異同實可相互並行恭讀御製詩四集卷二十六題資治通鑑綱目有涑水創爲開義例紫陽述訂益精微直傳一貫天人學兼

揭千秋興廢機之句卷二十七題通鑑紀事本末
有涑水編年著通鑑建安紀事別成書興亡本末
爲金鏡條理因依若輔車之句

俗記扶餘班范之譌傳並訂

後漢書東夷傳曰扶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
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班謂班固前漢書范
謂范蔚宗後漢書○按今滿洲爲古肅慎舊壤肅
慎於漢爲挹婁挹婁隸屬扶餘國與三辰皆爲東
夷地此指欽定滿洲源流考二十卷訂證前後

漢書謬訛者恭讀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四三韓

訂謬曰嘗讀後漢書三韓傳稱辰韓人生兒欲令頭扁皆押之以石訝其說之悖於理而肆爲詭誕以惑世也夫以石押頭壯夫且不能堪而以施之初墮地之小兒實非人情所宜有聞考三韓建國本末諸史率多牴牾以方位準之蓋在今奉天東北吉林一帶壤接朝鮮與我國朝始基之地相近國朝舊俗兒生數日卽置臥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扁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爲異辰韓或亦類是耳蔚宗不得其故從而曲爲之解

甚矣其妄也又卷二十五扶餘國傳訂訛曰近閱四庫全書內元郝經續後漢書所作扶餘國列傳其官有馬加牛加之名訝其誕詭不經疑有舛誤因命館臣覆勘其說實本之後漢書及三國魏志扶餘國傳之文於是歎范蔚宗陳壽之徒不識方言好奇逞妄疑誤後人而更惜郝經之失於裁擇也其傳曰國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信如其言則所謂加者何所取義乎史稱扶餘善養牲則畜牧必繁盛當各有官以主之猶今蒙古典羊典馬之官皆因所牧之物以名其職特百官

之一二誌扶餘者必當時有知扶餘語之人譯其
司馬司牛者爲馬家牛家遂訛爲馬加牛加如周
禮之有羊人犬人漢之有狗監耳蔚宗輩旣訛家
爲加又求其說而不得乃強爲之詞誠不值一噱
總由晉宋閒人與外域道里遼遠於一切音譯素
所不通憑耳食爲附會因於後漢書中改加爲家
並爲訂其踈謬如右再按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
國亦有大加小加諸加等官名目母亦以家爲加
之譌歟

黨碑再勒嗟揖盜而開門

宋史徽宗崇甯元年蔡京籍司馬光等百二十人
列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殿門二年蔡
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
皆刻石三年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
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於朝堂慶元二年禁
用僞學之黨吳志孫權傳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
未息張昭曰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
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
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按此指宋滄洲樵叟
慶元黨禁一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一題

曰宮闈通情侂胄求汝愚亦是失深謀慶元黨禍
延邦國揖盜開門自有由注曰慶元初韓侂胄既
專政任羣小以攻僞學然跡其得志之由則趙汝
愚不能辭過考甯宗之立也汝愚時知樞密院求
能通意於慈福者侂胄詭稱爲太皇太后親屬汝
愚遭入白乃因內侍關禮請得入使諭汝愚其論
遂定侂胄由此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
事奸燄日熾甚至竊擅兵權交通吳曠幾亂國是
汝愚亦因貶謫而歿宰臣謀國大事不以正道乃
委信僉邪干求宮掖欲借以居功不知適以貽害

開門揖盜誰任其咎哉提要云宋代忠邪雜進黨
禍相仍國論喧呶已一見於元祐之籍迨南渡後
和議已成外憂暫弭君臣上下熙熙然燕雀處堂
諸儒不鑒前車又尋覆轍求名既急持論彌高聲
氣交通賢姦混雜浮薄詭激之徒相率攀援釀成
門戶遂使小人乘其瑕隙又興黨獄以中之蘭艾
同焚國勢驟至不振春秋責備賢者不能以敗亡
之罪獨委侂胄也

權談彌張嗤教星而替月

宋史程顥傳曰內侍王中元按閱保甲權燄彰震
諸邑競侈供張悅之唐李商隱李夫人詩曰慚愧
白茅人月沒教星替○按此指南宋兩朝綱目備
要十六卷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恭讀御製詩
四集卷十七題二首其一曰侂胄家奴抵罪宜禁
軍何致似興師深謀爾日出爾遠月落還如星替
之注曰書載收侂胄時命殿前司中軍統制夏震
選兵三百防護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夫侂胄雖
竊權實臣分耳有罪執而誅之不過擒治家奴其
事甚易何致多煩禁旅儼如對敵乎除侂胄之議

建於彌遠迨彌遠柄政其擅權用事專任僉王姦
惡幾與侂胄無異何不鑒其覆轍耶

西湖游蹟殊憐野老之藏名

明田汝成著西湖游覽志陶潛詩曰階除曠游蹟
漢書藝文志載野老十七篇應劭注曰年老居田
野相民之耕種曰野老○按山齋愚見十書一卷
書錄解題曰書稱灌園耐得翁撰不知何時人此
指南宋都城紀勝錄一卷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
但自署曰耐得翁其書皆紀高宗時杭州瑣事恭

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三敘曰宋自南渡之後以

半壁僅支而君臣溺於宴安不以恢復爲念西湖歌舞日夕流連豈知賸水殘山已無足恃顧有若將終焉之志其去燕巢危幕幾何矣而耐得翁爲此編惟盛稱臨安之明秀謂民物康阜過京師十倍又謂中興百年餘太平日久視前又過十數倍其昧於安危盛衰之機亦甚矣哉然彼或窺見廟堂之上不能振作爲此以逢其所欲抑亦知其書流傳必貽笑後世故隱其姓名而託於子虛烏有之倫乎不然則旣操子墨甯未讀孟堅兩都賦託

諷諫以立言而爲是違道鋪張也覽是編其時事
可知因題句並敘於右詩曰一線南遷已甚危微
欽北去竟忘之正當嘗膽臥薪日郤作觀山玩水
時後市前朝誇富庶歌樓酒館鬪笙絲咄哉耐得
翁傳錄可似蘭臺兩賦奇

北使賓筵深陋詞臣之校射

詩小雅曰賓之初筵又曰射夫旣同言因射而飲
酒也詞臣見上詞臣奏進條○按此指宋倪思重
明節館伴語錄一卷提要云紹熙二年七月金遣

完顏充路伯達來賀重明節思爲館伴因記一時
問答之詞饋送之禮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三
題曰重明館伴紀倪思敘語無非飾強詞稱姪郤
私稱彼虜畏人反詬畏吾儀豈誠強屈弱伸也祇
以言游利陷之南渡偷安顏特腆于秋殷鑒慎哉
斯注曰宋人甚畏金人而此錄所載轉自誇金使
之畏宋且如射之一事金俗所尚彼東南文弱之
人豈能相勝顧盛稱與使校射屢中多見其不知
量而其自敘乃云强者屈而弱者伸不亦深可笑
乎是錄紀使者接見並無一語切要每日與之款

洽周旋及飲饌饋遺之類實無關輕重

宋鈔僅贗蒐舊志於臨安

乾道臨安志三卷宋周淙撰○按提要云此本爲杭州孫仰曾家所藏宋槧初本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六題曰南渡忘讐久論之最初輿志始觀茲武林掌故因堪考宋紙存刊乃更奇官署宮城甯復昔吳山越水鎮如斯臨安四度親訪古當面失哉此細坡注曰臨安卽今杭州府自辛未至乙酉凡四次南巡皆駐杭州數日均未得覩此書

雖尋訪古蹟無可考證今始見此宋槧初本追憶
舊游不啻覩面失之矣

金刻稀聞寶遺聞於貞觀

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按此言貞觀政要乃
金槧祇此一種世所罕見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
三十題曰好名昔會議文皇三代下名好亦臧言
不以人廢如是書原用帝範之寢吳兢采輯質文
備梁肅錄行勸戒詳幾度披芸欽古鑒甯徒玩紙
墨精良提要云中興書目稱歷代寶傳至今無闕

伏讀皇上樂善堂集開卷首篇卽邀褒詠于
載舊籍榮荷表章則此書之有裨治道亦慨可見
矣

或攻或守徒存十鑑之兵謀

墨子公輸篇曰公輸般爲楚造雲梯將以攻宋墨
子聞之見般解帶爲城以牒爲械般九設機變墨
子九距之般之械盡墨子之守有餘宋李舜臣著
江東十鑑其子道傳又著江東十考自敘稱戰勝
存乎備具退守存乎人心○按此卽指江東十鑑

一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三題六韻曰十勝

原無一勝終誰云鑑此合江東徒因南渡君臣怯
勦以北征議論同借是便希成正統謂他未可奏
膚功扼吭拊背曾何有楚尾吳頭祇自窮都會上
游應冀北提封次者亦關中少師故是金陵侶桑
梓情牽識未通注曰舜臣因高宗狃於偏安君臣
皆委靡不振乃取赤壁以下十戰之勝繪圖系說
爲江東十鑑上之始言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
知有天下終言六朝君臣不能恢復中原之弊意
在陳古以諷時冀高宗聞而感動非其書果有當

於天下大勢也

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

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五行相勝五行相生二篇又
困學紀聞曰五行大禹謨以相剋爲次洪範以生
數爲次五德鄒衍以相勝爲義劉向以相生爲義
○按此指大金德運圖說一卷提要云金尚書省
會官集議德運所存案牘之文恭讀 御製詩四
集卷十四序曰大金發祥於愛新水愛新者國語
金也故建國卽以金爲號乃因金色白遂欲從而

尙之妄矣且五德之運說本無稽縱如所言亦取其或生或剋議者以宋爲火德遼爲水德大金當爲金德夫宋雖南遷正統自宜歸之宋至元而宋始亡遼金未可當正統也若夫商尙白周尙赤其見於經者亦祇白牡駢剛之類各從其色至如上衣下裳元纁相稱則三代同之而德運之論固未之前聞也自漢儒始言五德迭王遂推三皇五帝各有所尙後更流爲讖緯抑又惑之甚矣詩曰德運相承雖有之繼天立極豈因斯六經未見明文紀兩漢方傳家語詞不出五行生剋術那關萬

姓順違爲卽云正統當歸正亦曰基仁乃永基八
帝瑞符縱殊別一時色尙已參差宅中圖大土應
守表眾居尊黃實宜朝夕惕乾惟益勵休祥識緯
底須奇勝朝未議國朝述足破千秋萬古疑

建炎政草媿彼中興

建炎宋高宗年號中興聖政草宋陸游撰漢書宣
帝紀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
宗周宣矣○按此卽指中興聖政草一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五題曰少康光武始堪稱何事

建炎號中興偏安祇有姑息計北伐曾無恢復能
徒曰親征望敵返未聞業創受終膺求賢進退都
無定遠佞優悠幾實曾碎寶細人索供故斥璫內
侍竊權仍舉凡率可知時政曲譽安能逃後繩七
字永言昭鑒戒難哉 天命慎欽承注曰古今中
興之君惟夏少康漢光武足以當之蓋少康誅寒
浞以復姒基光武誅新莽以存炎祚實能定數十
年之亂繼墜緒而大一統又如商之武丁撻伐用
武嘉靖殷邦周之宣王外攘內修紹美文武皆能
振作其既衰之業雖足稱爲中興然較之少康光

武則有閒矣若唐肅宗收復兩京其功固不可沒然唐室宗社未移自不得謂之再造至於宋高宗流離播遷僅有東南半壁始終委靡無能苟圖自全之計不思爲父兄雪恥恢復中原以爲偏安則可然比之東晉元帝尚有未逮顧覲然詡爲中興不亦深可鄙哉宋祖受禪於周得天下卽不以正至高宗當徽欽失國之後倉皇南渡其卽位始末殊無足稱乃陸游編輯此書敘言堯舜以來獨宋爲甚盛之際且謂湯有慚德武未盡善不復顧萬世公論卽爲尊親者諱亦何至是非顛倒若此又

高宗親征一事周必大侈爲鋪張其實往還兩月
餘未嘗渡江與金人一戰僅自鎮江至金陵略無
武功足紀歸甫三月卽傳位孝宗退居德壽彼時
年未六十惟圖自逸不復存臥薪嘗膽之志庸懦
甚矣至於文有李綱趙鼎武有韓世忠岳飛或以
讒貶或以冤死皆不得竟其用姦如秦檜倚爲腹
心迷而不悟求賢違佞之謂何乃盛稱其沈珠玉
碎寶器諸小節謂出於至誠惻怛抑亦不揣本而
齊末矣

至正刑章斥其左袒

至正元順帝年號至正條格二十三卷元阿吉刺
監修腴哈等刪修戰國策曰齊有一女二家求之
其母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
兩袒曰欲東家食而西家宿以東家富而愧西家
貧而美也又漢書高后紀曰周勃入軍令曰爲呂
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按此卽指
至正條格大清會典提要云至正條格中偏駁
之令經 御題指摘者人人咸喻其非恭讀 御
製詩四集卷十四題曰書云弼教在明刑尚律何
如尙六經條格居然觀至正道齊未足示儀型每

爲左祖非公允祇可偏安乖輯甯世祖有元開刲
主孫謀貽厥失聰聽注曰條格所載大率偏袒蒙
古者居多如蒙古毆打漢人不得還報及指立證
見於所在官司陳訴違者嚴行斷罪而蒙古人犯
法不得拷掠監收是徇私而縱其妄行大失人心
此在偏安一隅或可豈帝王宅中建極大公至正
之道哉

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

李謂李心傳洛學謂程子之學道命錄十卷心傳

撰漢書董仲舒傳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按此卽指道命錄恭讀御製詩四集卷十三敘曰心傳集當時論伊川程子之事二十餘條其言毀譽各半名之曰道命錄意在推尊伊川以道屬之而以命惜之過矣夫天命謂性率性謂道道卽由於天命非天命之外別有所謂之道也故董仲舒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實爲篤論若心傳所謂命乃窮通禍福之命孔子所罕言顧以附屬於道亦小之乎論道矣伊川與蘇軾皆係正人乃至門戶分歧而憑附之徒遂

至彼此攻訐不已顯然操同室之戈亦獨何哉夫
以道學而流爲黨援其弊至無所底止非清流之
福更非國家之福所係於世俗人心者甚鉅而心
傳道命之說尤不衷於道因題是編並爲之敘而
正之詩曰天命於人之謂性道惟率性乃無過應
知道也世常守曰屬命焉理則那董子故稱不變
爾尼山曾是罕言他雖云借此傳命永亦頗因茲
致禍多兩敗俱傷正何益出行處順或非訛黃徐
不入鉤中黨洛蜀還撻同室戈明道淵乎量無涘
伊川清矣挹斯波心傳作錄意誠美取義失斟費

廣羅

酈注桑書剖源流於地理

酈謂酈道元桑書謂桑欽水經道元後魏時爲御史中尉著水經注四十卷淮南子原道訓曰夫道者包裹天地稟受無形源流泉渟沖而徐盈易系辭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按此言水經注於地理原委未盡詳確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九題六韻第四韻有南北少訛因未到古今略異究堪循之句注曰道元仕於北魏雖曾出使

關中而足蹟未曾一至塞外故水經注中所載邊地諸水形勢未能盡合卽如濡水之源流分合及所經郡縣多有舛訛至江淮以南地屬齊梁道元亦未親履其地詳爲考證祇據傳聞所及襲謬沿疑無怪其說之多誤也提要云至於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未經者 皇上命使履視得其脈絡曲折之詳 御製熱河灤源考諸篇爲之抉摘舛謬條分縷摩足訂千秋耳食沿譌

史腴詳摘有逾漢雋之精

漢雋十卷宋林鍼撰○按此指史鈔類宋楊侃兩漢博聞十三卷恭讀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二題曰遷創班承范繼哉纂言功足補秦灰博聞特舉兩書要頗繆還兼百卷該撰者或訛楊與魯黃魯曾

注之郤讓馬和裴因披遺籍知來雨正值望霖雨庶來注曰其書采前後漢書中雋語爲標目先載本文而備列諸家注釋於下不加議論亦類書之體提要云是編雖於史學無關然較他類書采摭雜說者究爲雅馴

經笥懸探更勝曹倉之富

後漢書邊韶傳曰弟子嘲韶韶答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唐書李守素傳曰守素通氏姓學世號內譜虞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拾遺記曰曹曾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按此指史部目錄類國朝朱彝尊經義攷三百卷恭讀御製詩四集卷四十一題曰秦燔弗絕殆如繩未喪斯文聖語曾疑

信雖滋後人議述傳終賴漢儒承天經地緯道由
託一貫六同教以興藜閣炎劉校誠隣竹垞昭代
撰堪稱存亡若彼均詳注文獻於茲率可徵遠紹
旁搜今古會焚膏繼晷歲年增考因晰理求其是
義在尊經靡不勝枕莊甯惟資汲鑒闡崇將以示
孫曾注曰是書通考厯代諸儒說經書目自漢迄
今說經諸書存亡可考文獻足徵編輯之勤考據
之精網羅之富實有裨於經學

至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

隋王通文中子曰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白居易詩曰舊語相傳聊自慰史記叔孫通傳曰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按此指宋鈔孔子家語漢書藝文志論語類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注曰非今所有家語宋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敘亦肅自爲也今毛晉校刊本之孔子家語十卷提要不列之經部而列諸子部儒家之首恭讀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五題曰天祿青藜信也

非何於家語郤相違祖傳孫辨名因正明影宋刊
世已希多漏鮮全斯乃萃鈞元提要志焉稀愀然
敬對君爲政一語興邦懷敕幾注曰孔安國撰次
孔子家語畢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劉向以爲
時所未施之故不使名家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
辨之自此至按鞠深嫌其曲筆一段皆言子部之
書經 純廟題詠者

蔡帳祕文嚴排異說

宋高似孫子略曰袁崧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士

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
可以了此書矣抱朴子曰時人嫌邕得異書或搜
求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甯之曰
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西都賦曰啟發篇章校理
祕文揚子法言學行篇曰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
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按此指王充論衡中刺
孟問孔二篇之毀斥聖賢者恭讀 御製文二集
卷三十五讀王充論衡曰茲因校勘四庫全書始
得其全卷而讀之乃知其爲背經離道好奇立異
之人而欲以言傳者也夫欲以言傳者不衷於聖

賢未有能傳者也孔孟爲千古聖賢孟或可問而不可刺充則刺孟而問孔矣此與明末李贊之邪說何異讀論衡者效其博辯取其軼材則可效其非聖滅道以爲正人篤論則不可

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

宋范祖禹字惇甫著帝學八卷班固典引曰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按此指范氏帝學之本原唐太宗帝範者提要云是書祖禹在經筵時所進恭讀御製詩四集卷二十六題曰元

祐成書心力殫逮乎嘉定又重刊欣茲祖禹芸編
在不異九齡金鑑看務學求師著儀軌修身蒞政
示倪端知之行矣吾猶恧綿几甯惟玩古觀又卷
六十五四庫全書薈要聯句有帝範原開帝學根
之句注曰唐太宗帝範久經殘缺今從永樂大典
采得全本至祖禹帝學一書歷敘嘉言善政繫以
論斷尤有裨於治理向曾製詩表章並命皇子繕
本進御以資披覽

曾公亮之武經姑存崖略

宋曾公亮字仲明與丁度等奉敕撰武經總要四十卷莊子知北遊曰夫道難言將爲汝言其匪略○按此言武經總要之不盡適用恭讀御製詩

四集卷二十一題宋仁宗武經總要六韻曰論兵千載如聚訟真是徒工紙上談居重馭輕自不易困民養卒則何堪若言愛物斯誠有以曰知軍或未諳龐籍汰多意猶隸韓琦救後慮惟覃第觀卅卷稱綜古詎足武經爲指南旗籍綠營維內外慎遵祖制萬方戡注曰宋仁宗爲三代以下令辟其勤民愛物誠有足稱然優悠畏事之見在所不

免至於治兵用武諸要務則固非其所長也提要
云公亮等亦但襄贊太平未嫻將略所言陳法戰
具猶所謂檢譜角觝也宋代朝廷修講武備之書
存者惟此而已固宜存之與史志相參也

橫戈危堞節取陳規

舊唐書馬璘傳曰璘從李光弼攻賊洛陽營壘如
山旌甲耀日諸將愕眙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橫戈
而出唐李邕臧公神道碑曰出奇兵以四征保危
堞以內備宋史陳規傳曰規字元則爲右正議大

夫○按此指宋湯璣守城錄四卷提要云此陳規
在德安禦寇事跡湯璣訪規守城遺事作爲此書
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五題曰攝篆德安固守
城因而失事論東京陳規屢禦應之暇湯璣深知
紀以精小縣旁州或可賴通都大邑轉難行四夷
守在垂明訓逮迫臨衝禍早成注曰陳規力保孤
城九遇賊至皆隨機應敵卒賴安全可謂長於守
矣但此特施之郡邑用得其人或見功效然因幸
遇小寇耳若靖康汴京之失則由於平時政事之
乖違豈盡係臨事捍禦之疎略彼時卽陳規果在

圍城又安能救其敗亡之禍乎

握策靈臺參徵蘇頌

史記五帝紀曰迎日推策索隱曰策神蓍也詩大雅曰經始靈臺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始曰清臺本爲觀陰陽天文之變宋史蘇頌傳曰頌字子容爲中書門下侍郎○按宋史元祐中詔別製渾天儀以頌提舉併詔記其制度遂著新儀象法要此卽指宋影鈔新儀象法要三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五題曰梁代渾儀已制之失傳蘇頌乃重

爲有經有緯述前驗具圖期後垂亦曰用心
究句股卽看影槩悉毫釐大成 圓象精鑑黍

皇祖鴻貽萬世規注曰璣衡雖昉自堯時其法制
今昔異同則不可深考後世儀象若洛下閎若張
衡若李淳風若一行皆有所作而賈逵蔡邕王蕃
陸續何承天輩議各不一自元時郭守敬造爲渾
儀後人因之明代相沿不改若西洋法明中葉卽
入中國頗有宗其說者而徐光啟李之藻推之尤
至率格於眾議不果行我 皇祖洞見西法之精
學焉而會通之益知其可垂永久乃 敕靈臺專

行弗失既而 欽定數理精蘊儀象考成諸書實
足爲天下後世法迄今百餘年行之無弊雖百世
不易可也此新儀象法要以其影宋刊因視爲舊
籍而題弄之又豈見異思遷乎提要云 我朝儀
器精密夐絕千古頌所刲造宜無足輕重而一時
講求制作之精意頗有足備參攷者

算窮秒忽九章研鮑幹之藏

漢書敘傳曰產器黃鍾造計秒忽注曰秒禾芒也
忽蜘蛛網也唐書藝文志載漢徐岳九章算術九

卷並詳上博士九術條○按提要云九章算術不著撰人名氏原本久佚自周髀外此爲最古恭讀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九敘曰是書雖爲劉徽注而名則始見於唐書蓋自李涪風注釋義遂大顯北宋時人罕習者漸以湮晦南宋慶元中鮑澣得其本寫入祕閣世亦莫得而見明初編入永樂大典然依韻分排閱者鮮能究其端委則雖存猶亡也茲以校勘四庫全書詞臣於斷簡零篇中裒輯得九篇悉符鮑澣之舊顧鮑本無圖今諸臣按註意補爲之雖未必其盡合皆可因註推衍而知則

亦未嘗或紊視辭所傳殆有過之無不及矣詩曰
算術由來非所學不知難強以爲知大成廣集欽
皇祖六藝曾論愧仲尼分韻笑他割裂者補圖
欣此粹完之時爲顯晦晦今顯是用摛毫作弁詞

術雜縱橫十卷稽趙蕤之撰

漢書藝文志載從橫十二家曰從橫家者流蓋出
於行人之官唐書藝文志載趙蕤字太賓開元中
召之不赴○按此指趙蕤長短經十卷恭讀 御
製詩四集卷二十題三首第一首曰鄭縣叔爲救

弊論愛憎嚴業庭和函向時雖類縱橫說憂未原
歸理道談第三首有卷原稱十今失一總目翻看
餘一篇之句注曰自敘稱總目六十三篇合爲十
卷而沈新民跋乃稱其第十卷載陰謀一家本缺
今細檢篇目實六十四凡九卷提要云劉向敘戰
國策稱或題曰長短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
從橫家故以長短爲名而大旨主於實用唐人著
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楚中隱士五權韓柳之評

韓謂韓愈柳謂柳宗元○按此指退之子厚之論
辨鶻冠子三卷提要云是書漢志著錄卽佚其名
但知爲楚隱士爾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五題
曰鉄器原歸厚德將雜刑匪獨老和黃朱評陸注
因同顯柳謗韓譽兩不妨完帙幸存書著楚失篇
御勝代稱唐帝常師處王友處戒合書紳識弗忘
注曰宋陸佃旣爲之注解復敘云鶻冠子楚人居
深山以鶻爲冠號曰鶻冠子其書雜黃老刑名要
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
朱子評韓文云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其辨

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辨則曰得其書而讀之言盡鄙淺所見不同如此朱子雖不置可否然其書具在柳說不免過當

婺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

呂謂呂祖謙唐謂唐仲友皆婺郡人○按此指呂祖謙厯代制度詳說十二卷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兩書刊本久佚唐書則由永樂大典綴出呂書則據通考補足者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二題厯代制度詳說曰中原文獻有家模講

學還從張與朱酌古準今列條目鎔經鑄史示師
謨詎甯考據資談柄欲見施行治化樞昔未羶鄉
後知重吁嗟此弊那能無提要云彭飛敘稱紫陽
浙學功利之論其意蓋有所指永嘉諸君子未免
致疵議焉祖謙以中原文獻之舊歸然爲渡江後
大宗紫陽倡道東南祖謙實羽翼之性命道德之
原講之已洽而尤潛心於史學仍欲合永嘉紫陽
而一之云云蓋有元中葉新安之學盛行飛恐人
執朱子之論薄視此書故作是言也又 御製詩
四集卷十四題帝王經世圖譜敘曰永樂大典搜

羅甚富如此書之有資君道蓋不屈指數也洵稱
萬世帝王之經世宏編宜佑諸座右鑑以朝夕庸
詎賞其廣搜博記已哉敘識大端用申作詩之意
曰后皇建極亮天工法在六經幾部中守此治兮
違此亂慎惟始亦要惟終譜圖刲見唐仲友敘語
詳乎周子充詎止存羊愛其禮須知示鵠折乎衷
四千年裏興廢夥百廿篇閒槩括融理世津梁心
以慕作君軌範聽當聰行間總是珍希有座側恆
應置一通甯曰纂言資博考踐行益用勗吾躬提
要云其與朱子之相軋蓋以陳亮之誣構此編自

宋以來儒者多拘門戶之私罕相稱引沈埋蠹簡
垂數百年一旦自發其光仰邀睿翰且特命
剞劂以廣其傳豈非真是真非待聖人而後定哉

臚登識記衍洪範而原非

漢書王莽傳曰衛將軍王涉素養通士西門君惠
君惠好天文識記文選注引蒼頡曰識書河洛書
也○按此指宋仁宗洪範政鑒十二卷恭讀御
製詩四集卷十四題曰天運五行人五事失修類

應自分明致休豈外常存敬弭咎由來在未萌蔡傳旨哉去膠固箕書備矣示平成昭陵惕鑒政忠厚言行相符仁則誠注曰箕子陳疇本天道以驗諸君身其理平正無奇所以爲天下之大法自劉向作五行傳分配類應各舉其事以實之後世宗其說專以覩察禨祥失洪範之本義矣是編標曰政鑒雖不能離向歆窠臼然仁宗以敬天修己之誠見之爲惻怛之心忠厚之政實可法耳提要云雖仁宗令主其書當存而所言無裨實用今僅附存其目於術數家

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朱子孟
子章句曰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
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
一區宋史載王安石自謂其新法得周官理財遺
意○按此指宋夏休周禮井田譜二十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十四題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井田
穀祿率因平雖然今古特殊異設也閭閻多變更
誰肯忘私畢公事難稱均地限民名斯之未信關

唯意周禮周官敢漫行注曰井田之法見於周禮
特詳亦宜古而不宜於今亦由時會之遞變春秋
以還已不能盡循其舊況自商鞅變法之後乎漢
武時去周未遠而董仲舒限民名田之議尙不能
行北魏孝武均田之令更無論矣蓋八家同養公
田通力合作在當時相習而安自爲良法美意迨
阡陌旣開人私其產富者兼并貧無寸壤苟欲仿
授田遺制必將奪富者之所有以與貧者勢必至
於爭攘凌逼欲均民而適以擾民王道固如是耶
嘗以爲欲復井田或乘大亂之後制度初定庶可

因以均齊畫一若當承平日久生齒盛而田野治
斷無可改弦更張之理夏休此書亦泥古而不通
於今徒爲紙上空談則可設取而行之不至如王
安石之變壞成法不止然則睢麟官禮之意豈易
言哉

錢塘遺事深譏首鼠於宋元

錢塘遺事十卷元劉一清撰漢書灌夫傳田蚡怒
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按此言
劉書稱謂失據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一題

曰失策明題去建康卻耽山水便都杭湖邊歌舞
酣餘樂天外徽欽棄遠荒八帝厯年纔百五多姦
少正致淪亡翻書千古垂殷鑒漫例飛鴻徒號堂
注曰書是汪氏飛鴻堂所藏其人始末史傳無考
考其蹤跡蓋在仕隱閒初稱元爲北兵北朝似爲
宋民矣其記元師下江州下安慶又改稱大元記
京城歸附則稱大兵入臨安府一人之書而前後
稱謂自相矛盾實進退無據也又卷四十六再題
曰遺事錢塘撰一清興亡政要紀分明考蹤似仕
又如隱致歎爲凡與作荆進據失兼失退據宋氓

異更異元氓湖山歌舞依然在鏡古孰非殷鑒呈
注曰書則紀南宋一代軍國大事賢姦進退略於
高孝光甯而詳於理度以後有正史所不及者蓋
似宋時曾任職官故能諳習掌故如此而卷端題
識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歌舞
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云云則又似石
隱者流置身局外爲庶人之議者

曲洧舊聞微憾操戈於蜀洛

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後漢書鄭康成傳曰任

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
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歎曰康成入
吾室操吾戈以伐吾乎蜀謂蜀黨蘇東坡諸人洛
謂洛黨程伊川諸人○按此言朱書之隱攻蜀黨
者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三題四首第一首
曰留金弗紀金間事曲洧依然紀舊聞二帝播遷
雖自取禍緣新法變更紛第四首曰清濁渭涇本
自殊操戈同室若爲乎因翻汝牒獨藏本略恨爾
時程與蘇又 御製題道命錄詩敘於蜀洛兩黨
憑附之徒同室操戈再三致意

絀聰有取旁通方朔之言

史記自敘曰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漢書
東方朔傳曰駁纊充耳所以塞聰顏注曰示不外
聽○按此指元李治敬齋古今駁八卷治字仁卿
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九敘曰治以駁名書
惟取義於不外聽予則以其駁纊塞聰有合於君
臨之道因題什而敘之詩曰韻分書割太無端不
學從來致浩歎哀散排全資翰苑連珠集腋得神
完覃研喜見仁卿著典核應同觀國看方朔訛言

蘊古衍繹文永惕作君難

指佞無難慎聽韓非之說

竹書紀年曰黃帝時有屈軼草生於庭佞人入朝草則指之一名指佞草史記韓非傳曰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按田俅子亦言黃帝時有屈軼草說與博物志言堯時小異此指韓非子說難等篇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八讀韓非子說

難曰韓非曾著說難辭世態揣摩竟莫違寄語聽人之說者破其術祇在無私

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

宋陳思著書苑菁華二十卷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颶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按此言書苑菁華裒輯諸家論書之語編排而成者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三題

曰好惡爲君宜慎哉搜書種種挈巵來不能無彼
因有此用識心存欲政推運筆諸家備傳法臚篇
廿卷允稱才臨池那盡帝王事獨愛公權一語該
注曰是書採摭秦漢以逮唐人運筆結字之法兼
及法帖古刻而以諸家詩文論及書法者附之

馬總意林擗詞條而擢秀

唐馬總字會元著意林三卷文賦曰普詞條與文
律良余心之所服陸雲誄曰披藻崑崙擢秀暘谷
○按此言意林摘錄諸家雜記之說比子鈔尤爲

精嚴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一題四絕句第

三首曰六經萬古示綱常諸子何妨取所長節度
豈徒務佔畢要知制事有良方注曰戴叔倫敘曰
梁庾仲容廣搜採異爲子書鈔馬總又增損庾書
裁成三軸目曰意林又河東柳伯存敘謂其文約
趣深菁華盡在且以爲懷袖百家掌握千載稱美
特至

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

宋黃伯思字長睿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從張竦受

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文心雕龍誄碑篇曰石墨
鑄華頽影豈忒後漢書何休傳曰休質樸訥口而
雅有心思精研六經儒無及者○按此指伯思東
觀餘論中之法帖刊誤二卷言其考證之精書錄
解題云王著得祕府墨蹟真贗不能辨米南宮辨
之十得七八至長睿益精詳矣恭讀 御製詩四
集卷三十題曰米已闢王黃斥米從來聚訟每紛
如千年下議千年上幾事實當幾事虛筆正明言
在心正古書垂法示今書重摹潭化加評訂也覺
斯之未信予

孫逢吉之淹通雲龍遙溯

宋孫逢吉字彥從韋湊碑曰體識沈正量宇淹通
左昭十七年傳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
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
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
師而龍名○按此指孫逢吉職官分紀五十卷言
其講求之博恭讀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七題曰
立政惟人義豈磨股肱喜起敷幾歌古今制異難
沿襲襄贊職同在協和經史厯編無不備縹緲獨

有堪多雙松書屋東泉隱弗出對啟又以何注
曰是書本楊侃職林而推廣之凡官職之古今異
制不相沿襲者俱分目編次不強爲附會體例最
稱精當徵引史傳亦極詳博提要云其書根據經
注沿考史傳搜羅頗爲繁富

多知舊事病歌舞之銷金

漢書禮樂志曰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前不敢以
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
因秦舊事焉又外戚傳曰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

善歌舞武帝愛之西湖游幸記曰西湖杭人無時不游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無不在焉故諺有銷金鍋之號○按此指宋周密武林舊事十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六題三首曰補因廷煥原周密舊事武林想像閒正向金朝稱姪際那仍豪興賞湖山都人士女走如狂天子真稱孝壽皇便是北方有歸櫬安能五國解湊涼朝歌暮舞勝都京水秀山明奏雅情繪出承平真氣象爾時豈果是承平提要云是書記南渡都城雜事其閒逸聞軼事皆可以備攷稽而湖山歌舞靡麗紛

華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

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諛墓

離騷曰知貪餌而受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韓愈
柳子厚墓銘曰居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
停蓄唐書劉義傳曰義持韓愈金數十斤去曰此
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按
此指明人影宋鈔周煇清波雜志十二卷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七題曰逸史犧然志紹熙久
無傳本此稱奇唐鉤旨蹟隔一閒明影宋刊非兩

歧世道人心斯繫矣南遷北伐早卑之清波門外
西湖水洗盡當年諛墓詞注曰此書雜志古今事
蹟而於高宗南遷臨安建都特詳於題宋中興聖
政草詩已論之茲不復贅

太平御覽徒粉飾乎嘉名

太平御覽一千卷宋李昉等奉敕撰蘇軾題逸少
帖詩曰妄自粉飾欺盲聾離騷曰皇覽揆余於初
度兮肇錫余以嘉名○按提要云太平興國八年
書成初名太平編類後改爲太平御覽宋敏求春

明退朝錄謂書成之後太宗日覽三卷一歲讀周
故賜是名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一題六韻
曰太平誰不喜求實匪求名必也勵乾惕還當戒
滿盈設徒資黼黻終致詡豐亨宋帝懷慚德三書
弭眾英搜羅雖已富考證未云精四庫翻其目五
言寫我情又 御製詠宋太宗詩注曰宋太宗身
有慚德故卽位後集天下文人輯太平御覽冊府
元龜文苑英華三書以疲羣力而弭眾議然千秋
公論自在豈區區智術所能掩覆

困學紀聞偶抒彈其迂論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漢書杜周傳贊曰業因勢而抵阨注云敗而復抨彈之謝靈運撰征賦曰豈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達莊○按此卽指困學紀聞中論五陽一陰之說偶失於迂鑿者恭讀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五讀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應麟博學多聞著書頗富而議論皆出於正是編乃隨筆考訂理融詞達其說經具有淵源深合內聖外王之旨獨其論五陽之一陰生而引陳完之奔齊爲亡齊者已至漢宣帝時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云云未免失之鑿矣若如所云

智者必鄙而謂誕愚者將而不省等而上之天下極盛之時而爲思患預防之想亦爲君者所當知也豈可以小疵而棄其大醜

晚唐小史入廚竈取乎卮言

文獻通攷經籍考曰隋煬帝書室宮人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自啟詳見上捲幔飛仙條莊子寓言篇曰卮言曰出和以天倪注曰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得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惟彼之從故曰曰出○按此指五代高彥休

唐闕史二卷列鮑氏知不一齋叢書之首彥休晚
唐人書錄解題曰彥休自號參寥子恭讀 御製
詩四集卷三十三題曰知不足齋奚不足渴於書
籍是賢乎長編大部都皮閣小說卮言亦入厨闕
史兩篇傳摭拾晚唐遺蹟見規模彥休自號參寥
子參得寥天一也無

南宋枝談按鞠深嫌其曲筆

劉向別錄曰楚鞠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
踰鞠兵勢也因嬉戲而講練之宋岳珂程史曰隆

興初孝宗躬御鞍馬召諸將擊鞠羣臣諫弗聽一

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逸入廡夾陛驚呼失色
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蓋與藝祖抵城
挽鬢事若合符節英武天縱宜有神助也後漢書
臧洪傳洪答陳琳書曰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
不曲筆以求存○按鞠與蹴通以革爲之今通謂
之毬子此卽指岳珂程史十五卷珂南宋人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五詠程史隆興按鞠事曰
孝宗初受禪銳志期復古宮中戒晏安習勞御鞍
馬擊鞠殿庭中張袴避風雨一日馬覺疲奔逸入

殿廡馬馳上擁楣垂立扶而下夾陛驚失色繼乃
頌神武嗚呼有是哉殷豈試馬所然而有其對乃
曾經目覩召南齊侍郎授經諸皇子下直乘馬歸
馬入齊胥枮失魂遂致病休致還田里二事正相
同一笑掌堪拊岳珂方譽之謂符厥藝祖注曰珂
載孝宗此事謂與藝祖抵城挽髮若合符節以譽
孝宗之英武誠不值一噱如珂所紀善馳控者必
不若此乃至首觸於楣猶復擁楣垂立其無能已
可概見尙何足譽之有若藝祖因試惡馬不施銜
勒馬逸上城觸楣墜地徐起追馬騰上其可稱在

騰馬而不在觸楣孝宗何堪比擬適與齊召南之
騎馬入門罣楣傷腦同資笑柄耳

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

楚詞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杜甫贈蜀僧詩曰碑
碣舊製存論語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按此
指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十七卷恭讀 御製詩
四集卷三十一題曰疏傳草木異劉王特重離騷
廿五章豈爲春園問桃李獨存古道吊沅湘辨精
魚魯篇篇核義寓興觀字字芳雖是羅田版亡矣

步兵從可識中郎自此至吠堯爲可恕一段言集
部之書經 純廟題詠者

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

葉夢得避暑錄話曰王荊公初不識歐陽文忠公
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荊公終不肯自
通至和初爲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
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白居易詩
曰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絃東坡詩話
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木李白之文語

帶煙霞句句動人○按此指齊謝朓宣城集提要
云朓爲宣城太守後遷尚書吏部郎本傳稱朓長
於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恭讀 御
製詩四集卷二十七題曰李杜稱詩久樓洪鋟版
行芸香資望古藻續足怡情詎祇摛詞麗頗多契
理精欲嗤劉刺史何據五言城又按東坡詩話云
云與李白年譜所載略同

兼推韓杜續來鳳翥之膠

陳善捫蝨新話曰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

以爲戲前代作者皆如法吾所謂無出韓杜杜詩
韓文闕一不可東方朔海內十洲記曰鳳麟洲上
多鳳麟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
爲續弦膠又杜牧讀杜詩曰天外鳳皇誰得髓無
人解合續弦膠○按此指宋郭知達集九家注杜
詩及宋板五百家注韓昌黎集之續入天祿琳
瑯者恭讀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五題新刊五百
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曰子厚退之昔並傳論
文可擬以詩詮韓如杜也柳如李此則聖而彼則
仙注五百家孰窺奧垂千萬代獨鉤元學焉有志

知難到難到猶然勵勉旃又卷二十七題九家集
注杜詩第二首曰兌氏之戈和氏弓續增天祿吉
光中浣花眉列新全帙金粟身存舊卷筒尤物甯
論顯與晦逢時亦有塞兮通武英棄置今方出絜
矩人材默契衷注曰此本杜詩舊藏武英殿僅爲
庫貯陳編無有知其爲宋槧者茲以校勘四庫全
書向武英殿移取書籍始鑒及之而前此竟未入
天祿琳瑯豈書冊之遇合遲早亦有數耶又五百家
注昌黎集實宋槧之佳者柳子厚集亦五百家
注板式行款標題並同而紙色墨香遜韓集遠甚

並採郊祁擬以棠華之句

宋宋庠初名郊字公序謚元憲宋祁字子京謚景文元方回瀛奎律髓曰夏竦守安州日庠兄弟以布衣游學席上各賦落花詩竦以爲有台輔器詩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韻韻敘曰常棣燕兄弟也○按文選注引常棣之華作棠棣之華二字蓋聲近通假此言元憲集景文集郊祁兄弟並蒙 皇上御題詩章所褒重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一敘曰宋庠宋祁兄弟同負盛名且同舉進士時以

大小宋並稱其官位一至宰輔一爲尙書事業所就既殊情性亦奢儉各異故其詩文沈博新警各隨性之所近而爲世所傳誦則同及戒其子不令刊類文集行世亦同迨其後雖經合刊繼而仍歸散佚又同茲復裒輯成集並以聚珍板印而流傳之又無弗同然其散也由於自欲韜晦而其聚也幸有永樂大典之僅存又復歸於同余因合題一詩並冠於兩集簡首使之不同而同則向之所謂同不同者皆可勿論是之謂大同詩曰二宋合刊曾紀王惜哉分集失傳詳學如有本終難晦行不

負言久益彰伯也孤風標雅操仲兮強識富文章
雖稱儉過及奢過弗愧元方與季方收拾碎珍得
全冊吟題七字冠前行休嗤大典紛割裂愛禮幸
茲存餼羊

文恭著作先歐尹而孤行

宋胡宿字武平謚文恭論衡書解篇曰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歐謂歐陽修內翰集尹謂尹洙河南集晉書杜預傳曰預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祕書監摯虞賞之

日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按此指文恭集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八題曰久會割裂得全難四庫搜羅爲復完如此立朝有本末可教遺帙聽彫殘既經呈覽斯予事自與發潛令彼安通集原應俾鈔錄至文乃合命鐫刊教坊致語甯忠告道院青詞實異端去取之間繫旌旛示茲大略付儒官注曰胡宿文筆極佳允宜刊以傳世第集中兼及道場青詞殊乖正道且代教坊致語及爲內中侍御賀詞則尤爲瑣狎自當存其正

者刊行全集鈔存可耳

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

宋劉摯字莘老諡忠肅世謂朔黨之魁然端勁自持不與洛蜀交証之事時以不附二黨故別目爲一黨後漢書李膺傳曰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蘇謂蘇東坡程謂程伊川後漢書徐穉傳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先後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

傑出宜當爲先○按此指忠肅集恭讀 御製詩
四集卷四十一題曰散編哀集還全璧世久湮淪
傳始今必有鬼神爲呵護自然天地佑忠忱未嘗
釋卷於經遂郤匪空言見理深出處一身守直亮
是非兩字辨僉王明陳十害邪詞闕分析二章正
氣森六百載餘惜悃篤裕陵見擯獨何心注曰劉
摯文集世久無得傳本今從永樂大典編綴各體
具備提要云摯忠亮骨鯁於邪正是非之介辨之
甚嚴紹聖初坐黨籍屢貶終死嶺南其氣節在蘇
程之間

勤王留守呼北渡者凡三

左僖二十五年傳曰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後漢書張禹傳曰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宋史宗澤傳曰澤除延康殿學士東京留守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按澤諡忠簡此卽指忠簡集恭讀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五讀宗澤忠簡集曰偶閱宗澤忠簡集愛其乞回鑾

諸疏不忍釋手旣終卷乃知章凡二十四上而高宗漠然也夫南渡去今六百餘年讀其疏者未嘗不嘉其血誠賞其卓識歎其孤忠欲爲墮淚而彼時爲之君者聽宵小深入之言懷優游苟安之計屏之而弗顧是尚得爲有人心者哉

殉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

宋史李若水傳曰若水厯官吏部侍郎從欽宗如金營以力爭廢立不屈殉節死敵人相顧歎息有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之語○按若水謚忠愍此卽

指忠愍集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九題曰主

和誤國罪奚辭即使弗和禍亦隨慷慨捐軀誠可
尙詩文成集合教垂浩然之氣塞天際不幸而生
革命時全彼忠還申己義事非不得已慘何爲注曰
若水厲志不屈捐軀以成其忠克全臣節亦其生
辰之不幸然大金當革命之時自非若水之所
得而抗殺之以全其名亦卽以伸己之義其事本非
得已第解頤斷舌處之大慘金將尼瑪哈實不免

過當

學如和叔原不限以宗宋

宋袁燮字和叔諡正獻楊慈湖志其墓曰和叔之學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按此指袁燮絜齋集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三十一題六韻曰學爲君子儒體用亦相符合性悟雖宗陸身名未異朱邊情言頗悉民務政多殊大典昔割玉袞編今合珠虛車祛藻繪實地有功夫傳世因在此詩文餘事乎注曰燮師事陸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節相期立朝屢進讜言所至政蹟皆可紀在南宋諸儒中可謂學有體用者其料敵論邊深得要領而陳民務述治要亦切實可見施行

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入墨

宋嚴羽字儀卿自號滄浪逋客韓愈原道曰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按此指嚴羽滄浪集恭讀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六題曰言志曾聞舜典宣爾時誰識所爲禪假禪宗以定詩品混儒釋兼系後先注曰按滄浪集詩辨以爲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屢舉正法眼小乘禪臨濟曹洞之類以定詩品不惟引釋教以證儒宗已爲冠履倒置比擬弗倫豈知佛生於周昭王時至漢明帝時始入中

國其教亦惟演經守律而已至達摩於蕭梁時至中國始倡禪宗頓悟之法是虞廷所爲詩言志者乃數典之最祖彼時之詩亦可以禪宗概之乎夫詩有別裁偶涉禪趣固無不可若此集津津以禪門乘果定詩之品格其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羽早自犯涉理路而落言筌卽禪家所謂擔板漢者未必非此人也詩以闢之用示後之學詩者

讀書祕閣明詹初論古之非

唐書李邕傳曰邕旣冠見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

一見祕書嶠曰祕書萬卷豈時日能習耶宋史王質傳曰質字景文王阮每曰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注名山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閒斷咳嗽皆成珠璣宋詹初字以元○按此指詹初寒松閣集提要云初詩文本名流塘集其十六世孫景鳳十七世孫璧二跋稱其讀書之處改名寒松閣集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六題詹初讀李敬業傳曰一語亂唐因李勣討其移祚子誠賢禍成幹蠱千秋烈何事寒松反快焉注曰李勣陛下家事一言成君之過且以貽患家國實千古罪人其子

敬業起兵以討僞周事雖無成而忠不可沒所謂
死有重於泰山者何慘禍之足云若敬業者真能
幹父之蠱不意勣乃有是子而詹初詩顧云乃知
成禍者慘禍亦歸躬且敘云武氏之立未幾而勣
之嗣先滅予於此快天道之有知云云嘻是何言
耶詹初之意以爲武氏之禍由勣而勣之子先死
此惑於庸俗禍福之見而不知忠烈大義于載不
朽敬業固未嘗死也因題識而斥正之

從宦金淵賞仇遠耽吟之癖

陳顧野王輿圖記曰投金瀨在溧陽溧女史氏飯
子胥處子胥欲報不知其家投金而去薛能詩曰
耽吟乍可妨時雨元仇遠字仁父○按此指仇遠
金淵集提要云遠在宋咸淳間卽以詩名至元中
嘗爲溧陽教授袁所作曰金淵集旋歸優游湖山
以終恭讀 御製詩四集卷三十題曰宋末元初
鳴以詩早年仇白已名馳郤看排次還回目信有
甲丁爲扶持雄逸或堪蘇伯仲清真亦偶陸壠簾
擬之李杜誠猶遠則實淵源限代時注曰仇遠在
宋末卽以詩名其格高雅往往頡頏古人又卷二

十九效仇遠。一二辰體詠金川事解悶詩敘曰近
於永樂大成。以篇中哀輯得仇遠金淵集有所謂
十二辰體者頗創見可嘉。

楊維楨取其辨統而頌葬則當誅

元楊維楨字鐵崖著東維子集提要云又著辨統
論一篇言元繼宋而不繼遼金載在陶宗儀輟耕
錄而此集不載乾隆四十六年奉 上諭楊維楨
著宋遼金正統辨大旨以元承宋正統而排斥遼
金其文不見本集惟陶宗儀輟耕錄載之今館臣

編輯四庫全書謂其持論紕繆並輟耕錄內所載者亦與刪除維楨正統辨義本春秋法宗綱目其欲以元繼宋爲正統而不及遼金其論頗正不得謂之紕繆夫維楨身爲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太祖之召且上饒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屢於詩文中斥之而維楨正統之辨則不可以人廢言也然館臣之刪正統辨者其意蓋以金爲滿洲欲令承遼之正統故曲爲說耳不知遼金皆起自北方本無所承統非若宋

元之相承遞及爲中華之主也若以此立論轉覺
狹小天下萬世必有起而議之者是不可以不辨
朕以爲不但輟耕錄中所載楊維楨正統辨不必
刪卽維楨集內亦當補錄是編並將此諭各載卷

首四

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綱目之義特諭

曹元首六代論曰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
哀哉○按維楨元人此蓋指其集中頌太祖之語
有類揚雄劇秦美新頌莽功德恭讀 御製詩四

集卷八十三再題楊維楨鐵笛圖末二聯有船頭
鐵笛梅花弄足寄稜稜傲世情不識大明鼓吹曲

可曾用此以和聲之句注曰按維楨仕元以狷直
忤物十年不調入明不仕似爲全人而其大明鏡
歌鼓吹曲非刺故國頌美新朝幾於劇秦美新其
進退無據實足鄙斥不可謂之明哲保身出於不
得已也嘗著論錄其集前因題鐵笛圖並識如右

劉宗周閔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怒

明劉宗周字念臺著蕺山集史記淮陰侯傳刪通
曰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按此
指蕺山集中詞意詆觸本 朝者恭讀 御製詩

四集卷二十九題

劉宗周黃道周

集敘曰比因彙

輯四庫全書各省傳訪遺編以進裒聚旣廣則甄別宜精而明末諸人文集內多有論列邊防兵事詆觸本朝者館臣隨時檢出請燬理固宜然亦不可不有所決擇因於幾餘披覽衡定之夫爲明臣而指斥我朝所謂吠非其主本無可罪其或人品無係重輕言事又剽竊無據及已入本朝苟活求生又謬託爲明遺民如屈大均之流者燬之誠不足惜若黃道周之博物典彙劉宗周之疏稿則不可燬蓋二人當明政不綱權移奄宦獨能守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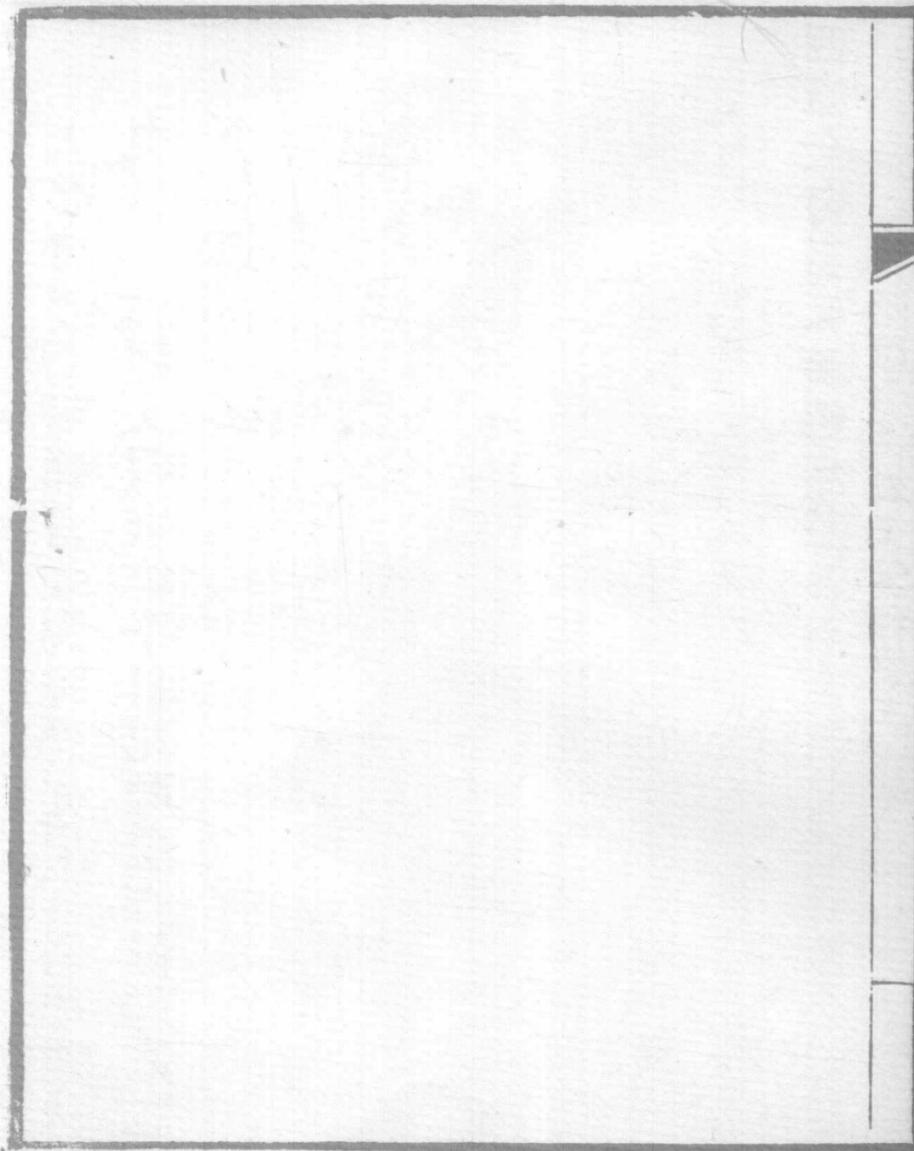
阿多所彈劾至今想見其風節懔然而且心殷救
敗凡有指陳悉中時弊假令當日能用其言覆亡
未必如彼之速卒之致命遂志以身殉國允爲一
代完人若因字句干犯並其書而棄之致使忠臣
正士其言論不能並傳不朽余豈忍爲之哉爰命
廷臣就其應避之字略爲刪改書仍錄而存之使
天下後世知余大公至正之心維持名教而不苟
小節重其人因及其書且爲千古之君若臣垂戒
示勸不徒味其文藝而已旣以宣諭並題詩各書
其卷端詩曰搜羅四庫事磨研去取其間公道傳

人各抒忠斯可錄言雖觸諱忍從捐甯同仲達吠
堯日不媿觀文報宋年平日犯顏急盡節如之二
者實堪憐

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卷三

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卷三

李大求恕齋



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卷三補訂

茂名林鶴年纂

吳興劉承幹校

丹毫親詠

宋朱長文墨池編有宋句中三字孝經敘曰揮灑

丹毫古風穆沕

尊王之義

太史公自敘曰趙夙事獻襄續厥緒佐文尊王卒

爲晉輔

六經作繪

莊子天運篇曰孔子謂老聃曰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

七緯成編

後漢書張衡傳衡上疏曰讖書始出知之者寡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闕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

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
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

鮑澣之藏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鮑法華字澣之爲廷評
明於麻學

妄議井田

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

多知舊事

後漢書蔡邕傳太尉馬日碑曰伯喈曠世逸才多知漢事又宋書王淮之傳曰曾祖彪之位尙書令博聞多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記江左舊事詩小雅曰式歌且舞

抨彈迂論

漢書杜周傳贊曰業因勢而抵阨注謂罪敗而復抨彈之

棠華之句

漢書杜鄴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
角弓之所爲作也顏注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
是漢人已作棠棣矣